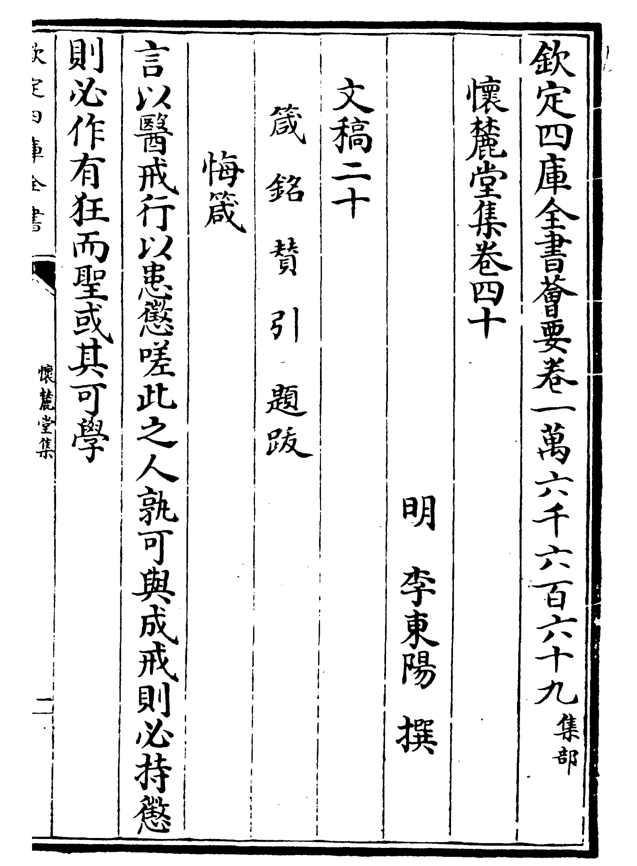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

箴 銘 賛 引 題跋

悔箴

言以醫戒行以恵懲嗟此之人孰可與成戒則必持懲則必作有狂而聖或其可學

成齋箴

惟天生物物不相有惟人性同無或薄厚中戕末摧疇執其咎形踐者聖質變者賢成巳成物責斯盡焉凡我同胞覆燾必均一物不成如手足弗仁樞機在躬先本後末一德不備如身常饑渴居必仁宅行必義路志則必專執則必固惟四勿爲惟五弗措曰吾弗能是謂自畫曰人莫巳若是謂自賊勗哉君子成爾令德式瞻爾堂式警爾心君親有訓師友有箴君子勗哉無廢寸陰

止齋箴爲汪希顔同年作

止乎止過則邈不及則邇學止乎中人止乎聖彼顔弗孔猶不可以竟聖有方道無徑顔之希塗則正止而止而其未底而不可以已而

筆銘

魯叟獲麟漢吏興術絶爾于經假爾于律嗟哉管城孰工孰拙用之者人慎爾勿忽

紙銘

以白受緇文斯生也以方受割用乃成也制于物而為功亦何病其形也

艾齋銘

人非聖不能無過過矣而弗自知知之弗能改改之弗能力然後其過成焉予之過多矣嘗取其尤大者六端欲作銘以自戒未能也文選黄公之子鄉貢進士汝修有志於學名其居曰艾齋其父執方石謝先生為説而汝修請予銘予不能銘汝修因取所自警者為告若汝

修之過其同異多寡葢自能知而擇之奚盡待於予言哉銘曰

惟人弗明惟害之萌明而弗彊其過乃成若莠于田匪耘弗登孔戒克巳顏德以貞狂克作聖曲能有誠力致于艱既倍乃勝豈不易知實難厥行予有六去去惰去輕去玩去謔去忿與矜志則有餘予力未能子復何慼而艾是名家有庭訓鄉有典刑有一其言百我茲銘歸爾攸居往服爾膺愼爾出入戒爾寢興君子勗哉靡言

不徵

丁氏半山亭銘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于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鉷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槽山之奸雄治父之神恠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荊公之故名也荊公爭謝公墩時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君

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廬之潛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公雙甍夾飛層
簷闕空繩平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淩薄蒼莽俯臨
平豁仰抗高爽羣奇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
牆長江垂帶漾漾茫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
往來其傍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乾割坤據金
卯故墟旋為典午河山猶在俛仰千古歐治遺山鳴金
既躍張干雷邪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

虎龍湫是於龍亡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游我燕我飱終我齒髪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粤惟安石謝墩王寺名同代隔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遇成敵終焉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踏陳迹彼豪有知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歆汝山不磷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寓齋銘為博士陳後作

寓形太虛物各有處人亦物耳顧為物寓身寓于世意寓在物視厥所寓可以觀德少遊東南壯居帝京藏修息游于晝是名朝毫暮緗是究是營體物之妙以發我情我情匪留聊以寓我苟以為寓奚所不可古亦有言隨寓而安優哉游哉以歲以年

莫職方曰良得晁無咎墓中硯為之銘曰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三百年誰發其秘惟名與器神

不輕畀玆幸在子吾於子乎試

柳舍人硯銘

堪輿肇判沙水交泊後千萬年結為玄玉視其質黯爾而光叩其聲詘然而足琢以成器必藉乎昆吾之刀寶而傳家不毀于季孫之櫝補天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遺乎郤陣千軍當與中書君而並録也

鐘硯銘

古有鐵硯玆有石鐘在類雖殊於象則通乃藝之華匪

樂之宗觀物者盍舍諸條理之外而求之制作之中乎

瑤池夜月硯銘

鑿深為池修山為月湛玄雲之陰開顛兎之窟人間天上見此二絶餅泉日注毋我池竭池竭尚叵毋使我月鈌松華桂魄千載不沒

臨江周逸庵處士畫像贊　卷中有張廷祥編修傳曰川檢討文

周子觀國寔登我堂曰世有令德臨江之望視我以遺像夸我以鉅章色養志順生娛死傷謂世鮮克孝君篤

不忘朝經暮書教子義方學有名秩官無槖囊捐貲賑貧辭不受賞謂世利是競而君不有其藏壯遊江湖老歸故鄉謂君于于而衆攘攘國有襃錫家有祀享不顯其存其名則彰我辭匪誣沿傳摭張後千萬年式昭耿光

張汝弼小像贊

俯首凝顧其神在内發為文章不采而繪外探物化中含道腴諷刺諧謔皆文之餘奉上不諂寧我為簡合交

不汙寧我為疏君子觀士慎其所趨有弗君如匪華則
諛君貌五圖茲惟其肖賛者數十孰際其妙君得我辭
掀髯而笑

朴庵蕭封君像賛

魁梧傑竒貴人之儀樸厚静堅壽考之資胡人事之定
而天道之違贈典在國公貴則有慶延于家孰謂非壽
是不在其躬而在其後人亦有言為冶為弓賢哉黄門
豈惟父風朋友之義視公如翁九原可興杖屨其從

都閫季公像贊

公起秦州為千戶侯克旅克猶永昌是遷維邦巨藩闞隴之間西征北徂摧羌滅胡勢雄萬夫旅矢彤弓天子錫公惟公之功功高望尊公子公孫倬哉公門公氣渠渠公容于于若武而儒公神上征熢熢厥靈孰為公形冠纓佩琚公在堂居見者必趨

中書舍人王允達像贊

行若不違衆言若不出口朴不外飾儉無茍取其藉也

可立其據也可久是無愧乎文獻之鄉忠賢之後觀其日不重肉戒能世守此雖細事亦今之所僅有也

西社别言詩引

谷鶯遷木情已應於友求陰鶴鳴臯聲必傳於子和矧伊人矣不如鳥乎瞻彼白洲實吾華冑劍光衝斗煥南國之文章筆陣横霜聳西臺之義槩代鷹骨爽冀馬羣空胸蟠雲夢之九呑胥決岱宗之一覽登壇賈勇氣奪三軍對客揮毫名傾四座羡楊穿之獨妙愧歠食以同

耽春墅烟花夜堂燈月冥心探物山川無地以逃形險語通幽神鬼有時而破膽雪車競恠石鼎爭豪雖角力於雌雄竟忘形於爾汝十五年之會晤夢也何疑四千里之睽離眷焉將邇慕路回之言贈念元白之神交越海吴江載星槎於漢節廬山蠡澤耀晝錦於韓鄉顧茲壯遊欣我同志唐臣五術無采風謠漢法六條旁行郡縣蓋已布棠恩於周頌又將詠芹樂於魯詩夫豈徒哉無非事者匪游觀之是玩諒聚散以何心觸物興懷感時

言志欲發倚歌之興先槧授簡之才爰萃羣言釐為兩
卷

周原巳席上題十月賞菊卷

東籬掃徑慨花事之將闌西社傳書念瓜期之未晚百
年易過九日重遭惟菊為隱逸之稱而冬乃閉藏之令
挺孤芳於獨茂脫衆屣於羣紛視蒲柳之望誰先比松
栢之凋尤後神農嘗藥著靈品於方書屈子飡英播遺
芬於詞苑物非遠取類寔羣分闢地成田八世守柴桑

之業周氏世以菊號原巳號菊田　揮毫作賦一鄉傳甫里之風君惟有之是以似之我則知者不如樂者敢將幽意用託微馨懷彼隰之皇皇詠初筵之秩秩貯之以數仞之華屋得其所哉佩之以五色之錦囊永為好也念菲葑之無下愧糠粃之在前未揭齋楣先題篇首

柳通判考蒲旗帳詞代廣平府作

六品郎階巳拜三回之命兩年郡駕兼書九載之勲寮家增輝閭閻出色恭惟别駕柳君衣冠望族詞賦雄才

秀掇瓊林價高金部分司漕路操出納之平衡揭榜公門剗奝緣之宿弊名移新檄步輟通班弭節南陽旋車北甸省耕問稼視民饑由己饑斷獄明刑處官事如家事念朱岐之靡定感墨突之未黔方偉績之告成屬喬遷之在佇分襟誼重永懷與子偕行卧轍心勞皆欲從公于邁藎李路之别有處而何武之去見思望騶奴如登仙久矣吾其哀也取青紫如拾芥沛然誰能禦之醉留貪公瑾之醪持贈乏繞朝之策齊州鶴去長隨緑綺

琴邊燕市駿來合置黄金臺上載歌雅曲用託微情

御街行

蓬萊宮殿深雲霧君别路君歸路鵷鸞班外珮環聲又被天風吹度桃花觀裏幾人重到屈指從頭數

廣平城下甘棠樹曽見春遊處道傍兒女送春歸無計可留春住碧霄清漢星輪霧節一任君來去

與潘南屏納徵啟

天道立陰陽著六經而為易人倫首夫婦在五禮以稱

嘉孰主張於無聲無朕之中而品節於有本有支之際恭惟先生淵源舊學經濟遺才海底珊瑚不受虹蜺之釣雲間鸑鷟寧歸翡翠之羅虛慚倚玉之姿久結斷金之契今夕復何夕參商無會面之難吾翁即若翁兒女重通家之誼每羨凌雲之健筆遥傳詠雪之希聲顧門屏無射雀之才豈霄漢有乘龍之望念蒙泉丈人之愛爰及屋烏挹蒲陽太守之風緬懷溪鶴偶雖齊大敢為一旅之辭諾以季聞已荷千金之約惟幾乃吉之先見

而敬則幣之未將詎云筐篚之多儀少效潢汙之可薦禮從宜風從俗幸沾仁里之薰車同軌書同文況沐聖朝之化稽陳編於往哲在古則然衍福澤於後昆自今其始菲陳是愧海納為祈謹啟

跋馬義婦傳卷

馬德明之婦盧請代夫病于天德明愈而盧死說者或以為天之死之者厚之也蓋以助名教也或曰偶然也或曰不如周公之誠且至是以死也吾嗚治辨之曰黠

婁非周公也天非溥黔婁也是數說者皆已屈于嗚治而亦不著其斷何哉予以為君子於前但當取其代死之心而不必責其應否于天於後但當憫其死之不幸而不必求其所以至於死如斯而已矣奚必泥拘拘之迹以尋諸茫茫之境哉不然則此惑終不解

題趙子昂書茅屋秋風詩後

右杜子美茅屋秋風詩賀給事克恭所藏云趙子昂書今按此書累有俗筆當非子昂真蹟無疑嗚呼讀是詩

者可以興矣書不足論也唐室中興瘡痍未復子美以一布衣衣不蓋兩肘食不飽一腹不愁朝夕凍餓死填溝壑乃嘐嘐然開口長嘆為天下蒼生計其事若迂其志亦可哀矣使開元之世海内富庶邊塵不生唐之君與相能以子美為心豈有成都之禍哉豈惟開元古之人皆然嗚呼漆室婦死狂人病子之誚半天下孰可與言是計者哉君卧病環堵間展卷呻吟之暇尚有味于予言哉

書許魯齋辨說後

明仲先生嘗讀許文正公遺書見其辨說歎曰是足以箴吾病也要予書一通置之坐隅辨之失盡于此說不得已而已與得已而不已者均之為未善辨不辨可不可之間耳天下之人有若予之愚闇非强辨莫能喻又明仲之必不可棄者明仲若遂閉口則吾曹何賴焉予方恐其辨之未至而何已甚之有矯枉過直君子不為惡醉强酒大賢所戒在明仲擇之而已

題括蒼陳氏畫

畫技之微者也其用不過充玩好資論議而已及其至也亦足以攘造化之巧達幽明之際感發心志流通精神畫亦未可少或謂其為道始於摹擬肖似而極于變化千形萬狀不可窺測上下數千百年變而為數十百家其所為所見亦有不同而同歸于妙而已予生不習畫手不能舉筆運紙而凡為位置高下皆不能外乎吾心口不能指摘年代辨閱名氏而凡為妍媸工拙清濁

雅俗皆不能逃乎吾目平居未嘗費一錢之購無寸紙尺素之藏凡持以求題識者無虛旬月至輒懸之齋閣坐卧其間後先相代而吾家未嘗無畫盖吾之於畫猶元亮之於琴子瞻之於酒也括蒼陳汝同氏居京師家藏書畫數百卷汝同嘗遊於江湖及歸而其家燬于火先世之古物無復遺者汝同每痛之一日得山水圖一卷請于予曰吾將以此藏于家然不可無先生識之予嘉汝同之好事遂書于其顛志汝同之續藏者寔自此

圖始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蹟

修撰吳君原博所藏鶴山先生手書云得之吳江虞氏虞本僕射允文之後故與魏通家書稱提刑眘丈者蓋其先世也按宋史理宗寳慶元年李全亂楚州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五月全襲彭義斌而敗六月義斌死于嚴寔復失京東州縣此云全往恩州不知所為及彭發許喪必有勝負則此書當在二三月間作也初寧宗時史

彌遠用事鶴山與真西山再名還朝嘉定十七年累遷起居舍人上疏言君臣上下同心一德則平居有所裨益緩急有所倚仗令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天下之患有不可窮者而彌遠始不樂所謂上下不交之說蓋此疏耳是年寧宗崩理宗即位鶴山進起居郎以疾求去丐祠請事至是為李知孝所劾彌遠猶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又力求外任始以十二月出知常德府越二日又為朱端常所劾奪秩貶靖州遷官之命鉗市

之辱若合符節其出處大計固已預定非苟然者觀其稱西山之賢有東南人物凋落之歎則其慨然自附於濂洛諸賢之意端可想見可謂一代偉人也已然其獻納之餘録本遠寄汲汲以未達為歉似與程明道秘密諫草之意不合此何見哉或其憂世憤時之志鬱而不伸固有不得已于知已者亦未可知也嗚呼理宗號為崇尚儒碩而真魏二賢貶逐不暇則其為治可知矣自鶴山去國後國勢日蹙一再傳而宋亡觀于此書其亦

有所感哉

跋韓給事所藏張汝弼艸書卷後

張汝弼嘗自評其艸書以為大者勝小者予謂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及觀韓黃門此卷則其大字果勝賢者固不可測耶

跋馬柳之所藏二帖

此帖書法真得屋漏痕意當是山谷真筆無疑吾蒙泉翁極通書法省所題識意亦可見古稱名家者固有定

價不可易也馬君善書其寶此固宜而邢禮部題此若疑非真蹟不可曉也

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為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優孟效孫叔敖法耳獻之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歎其過醉獻之始愧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當極肖似而中不可亂者如此能書者當自知之

跋張汝弼書蔣玉山既醉軒詩卷

醉與醒異趣而同適醉者常訾醒者為拘醒者常病醉者為縱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李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皆有託而謂非真語也葢次公見謂醒狂不害為賢梅聖俞每醉輒义手温語蘇子瞻乃以為非善飲者人之趣固若是異哉事或出於偶然或成於有意是不可執一論也張駕部飲酒不過中人而書此軒及卷若甚醉者其興致風態固出一時要非有意論者蔓引波漫各極其趣蔣君其有擇乎此邪然世之

文章事業疲志憊力者常患於泯沒而一時一事或以傳播是固有幸不幸而亦繫乎其人此卷之傳其賔主之美槩可想見醉不醉不必論也予亦不能飲者書此以附吴陸二太史之說

跋陳愧齋送傅曰會詩序

方山謂予曰曰會之來講毛詩於師名先生者數月故其贈序師名獨慨然為之予未始信也及覯序中有論詩知學之語乃知其言不誣師名門生數百人不必躬

自指授類能有經學以顯固有一及講席而再魁文場者用是可以爲曰會賀雖然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而李翺獨岸然不爲下又安知今日無豪傑如習之者出邪

書雞壇清話卷後

令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令春欲止令春止未真止取止詩來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鷄斗酒爲罸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鷄載酒而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

越兩月予病起遊火德觀為鳴治師名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孰不置乃以雞酒往受罰焉初鳴治師名之見督也曰弟為之即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卻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為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

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跋謝氏家藏墨蹟卷後

吾友謝君鳴治視予家藏墨跡卷乃其從父愚得先生世修故王城先生世懋筆也愚得致事歸自寶慶王城以科舉往來江浙間鳴治亦嘗以省覲還鄉里離合往復凡為書及詩若干通其二通則愚得與黃文選世顯論致仕書及王城與鄘黃巖載道詩十首鳴治皆歸而

藏之王城論詩一字隻句必相鍛鍊雖數千里外答問不倦愚得當嗚治筮仕時以名節問學相勉督拳拳不容口他如作郎之方畧分縣之利害出處之節彞倫之義無所不備盖自近世科舉之學興父兄師友之教能及此者鮮矣謝氏之多賢其固然哉愚得之再赴寳慶也予方南歸遇于流河驛至金陵愚得留江上十日乃同舟西邁别于長沙之滸王城予嘗序其遺詩而不獲見盖於是俱有感焉昔范文正與姪帖以身不營利為

訓陳焞得之銘于坐以自警私淑之孟子得之嗚治多矣而況乎親炙之者哉而況乎世守而永慕之者哉因為題其卷首而歸之

書賀氏先蹟後

姑蘇賀氏本貧蓋自大理公已然至乞蠶穀于鄉先輩此其手帖也公之子復庵處士㫖及其孫感樓先生美之家益貧感樓教授鄉塾僅足供朝夕稍以其餘為耕穫貿易計歲增月拓前後積數十載始充然有餘貲焉

予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約而無所守茍有才智雖匹夫可以為富大理公竟以貧死其守可知感樓世守先訓食必其力故其起家亦若是難也知大理之所以貧與感樓之所以富則其繼與守也其容以易乎哉世之人富者恥貧其祖貴者耻賤其先揜匿訔詡無所不用其極感樓方惓惓此帖比之無恤之簡則所以儆其身以示其子孫者固亦有道矣感樓得此帖於採蓮涇俞氏其子僻元恩上京師出以視予予感其起家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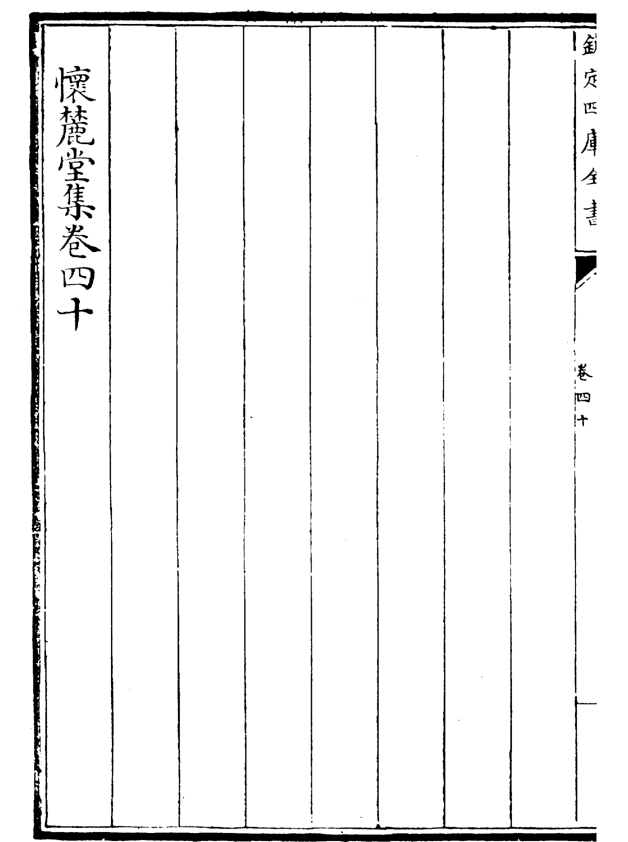
而慮其處樂之不易也書之以告其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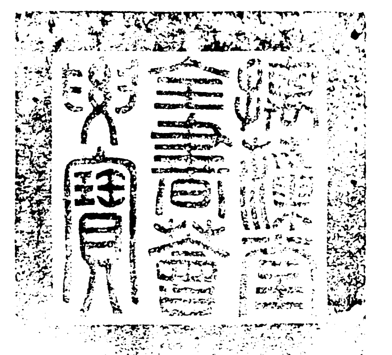
跋謝氏逸老堂詩卷後

逸有二義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以道言者也又曰不敢自暇自逸以欲言者也君子葢有擇焉愚得先生作郡湖南時賦訟之外雖細事小役亦夙計夜會寢與食有所不暇然謀身無蹊徑與人無厓谷田廬妻子之計無所累乎其心固未始不逸也及其功成志遂引身而退倘徉容與於山林之下似若甚逸然而修宗譜築祠亭

建義學議鄉約作敦彞會見諸詩歌文字間者無虛歲則其心與身亦未始逸也是先生之逸不以欲樂而以道寧豈非古君子之心哉先生素多病能慎言語節飲食得頤之道自歸黄巖聞其風神健爽視曩昔益倍予甚喜之昔有若問宓子賤曰子何瘦焉曰憂官政也子貢問子夏曰子何故肥曰吾出見紛華富貴而悦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戰勝故肥今先生無政之憂有道之樂康寧壽考葢其所當得者此予所以喜也或

者乃謂先生居江湖志廊廟初不以進退壯老易其志夫使其道足以勝欲則所謂憂者豈足以害其樂哉先生所居有逸老之堂予從大夫士為詩因鳴治以達先生素不予鄙聞予言必曰吾姪如我非其友莫宜為此言也


懷麓堂集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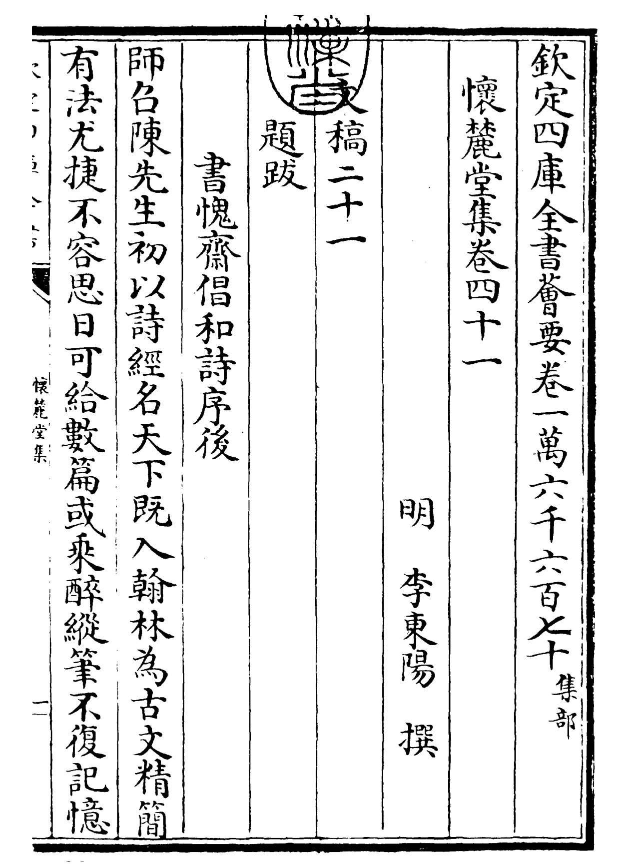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懷麓堂集卷四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一

題跋

書愧齋倡和詩序後

師名陳先生初以詩經名天下既入翰林為古文精簡有法尤捷不容思日可給數篇或乘醉縱筆不復記憶

若有神助獨於詩雖能而不甚好人有乞者不得已應之朋輩投贈多不裁答領之而已去年偶閱杜詩有所得乃揭其近體篇目于壁暇則闇誦至貫穿無遺自是下筆衮衮時出奇句其鋒甚鋭回憶曩時不此之好口雖不言察其有悔色也昔黄山谷謂坡老曰有文章名一世詩不逮古人者而彭淵材恨曾子固不能詩自令觀之子瞻豪雄浩瀚決不出山谷下子固集所傳諸作當世亦豈多得不足信也夫天下無兩似之物二美相

並必有所掩然則人惡以多技為哉若吾師名殆不欲以詩掩其文故方稍振圭角而亟自韜晦乃委於朋友之助如此序所云者噫以予之闇劣何所不頼於友而況詩乎師名既悔倡和之晚乃輯所往還者得若干篇為卷而其所為詩在焉詩家者觀之則其言之誣不誣可知也

題山谷墨蹟後

肥欲有骨瘦欲有肉此山谷論書語今觀此帖當識此

老筆意

書宋諸賢墨跡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吕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啟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攜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病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由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

死初不能無參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由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為則所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志戮力自貽矛盾之患何怪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庵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無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于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歿國亡世改而其辭

獨存哀哉

恭題魯府尹所藏先朝勅諭後

臣獲從應天府尹臣魯崇志伏覩我太宗文皇帝之德音葢其先臣穆舉進士時所得者也文皇帝聰明神武求賢圖治汲汲若不暇凡所策士既為親定甲乙復自閱名籍慰勉敦勸至屢勅諭諄諄教戒其至如此故皆感激奮厲什志倍力争效用以致太平名臣碩輔照耀先後尚可指而知也湯誥曰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天

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葢人君之在天下有師道焉湯武而下雖英君誼辟鮮有與於此者惟我太祖高皇帝寔全有之以至于文皇丕承大烈赫乎洪武之風也臣穆歷官監察御史按察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始終一節克稱能臣宣宗章皇帝之褒勑英宗睿皇帝之悼祭宸書麗藻後先輝映皆足以仰承而不愧於是知聖教所及三十年如一日以至于今又四十餘年矣聖天子之所簡用賢如崇志者謂非聖教之所遺乎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章皇帝之德教與都憲之澤具在崇志克引而承之奚趐異世雖千百代可也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書同聲集後

予從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齋題為同聲集予豈敢同先生之聲哉然於先生之心則不敢有異也言異而心同則其異也不遠矣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亭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職方者予泣而觀之清古翹拔無一字犯俗雖偶書旁集若精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亭父死必為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圍爐詩後

東陽童時遊京庠四明邵先生實掌教事間與令翰長楊公圍爐對酌東陽適侍几席公命作圍爐詩撰五言一首公覽而賞之因褒以去越五年東陽叨進士獲從

公官翰林每見所作稍稍當意輒加奬借今又且二十年東陽將滿再命矣公偶語及之因出示一卷皆名卿士詞翰而是詩在焉公曰吾於是時已待予於今日矣東陽竊自念樸劣幼稚之資僅曉聲律此兒童恒事公以大方先輩曲為汲引以俟其成此古君子之盛心不見于今之世久矣而東陽聰明不及方百倍韓昌黎之歎寧知驪牝之質終不為九方臯善相之累乎昔蘇文忠謂文章士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

世則有之至其品目高下付之衆口非一人所能揚抑是公於東陽雖日汲引之不暇亦安能使之自勵于進哉竊用是懼思有所勉進以副公望而未能也姑識于卷末更二十年觀之使公不自悔其誤則東陽於公庶乎可以無愧矣

書蒙翁類博稿後

嗚呼此我外舅蒙泉先生岳翁遺稿也公在國子時已名能古文歌詩然稿成輒棄去及第為翰林著作甚富

入內閣典機務攻曹石罪逆得禍幾死戍甘之行第宅為勢家所奪書册蕩逸委不復顧比名歸又為讒娼所中出守興化以去及致政家居檢閱舊稿存什一而已公既屬纊東陽以治命拾遺文得於其從子坪竊懼闕畧不敢就次乃與公門人潘君辰李君經稍加搜訪或摘殘艸手自謄識越十有餘年始克成編為十卷乃屬我同年知府陳君道刻于金華名曰類博者存公舊也夫文章事業大抵與世運升降而亦存乎其人顧二者

雖相為用亦各以其盛者稱而莫之或兼固人之難亦造物者之所靳也公少以經濟自許天下亦以此望之入翰林雖以文顯而非其志及得政行志奮不顧私再黜于外亦無暇乎所謂文者既老且倦則斂其所欲為者以歸于文而又不幸死矣故功烈震一時氣節蓋天下而文章制作有遺力焉況於放失闕畧之餘哉然執是以白于世固奇偉壯麗炳朗震耀斷斷乎不可沒也可謂難矣且古之文章亦必其人有道德行義始足以

為世重令之世有如公者雖片紙隻字人固當寶而藏之況其所存焯焯如此哉然則公文之闕固造物所靳亦後生者之責也公於書無所不讀葉文莊墓銘載經疑數卷已逸去著皇極新解未及就深衣纂誤一卷藏于家以俟續有得者并刻焉

希蘧府君二絶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畫絶句二首栝蒼梁澤所藏吴先生原博為求得之此二詩家集所不載且無圖印然固知其

為真蹟也東陽曩歸茶陵詢府君裔孫旭政獲覩手抄詩易二經皆貧無書時所録楷法精甚諸族所藏大書行艸亦遒逸含古意雖小大不類然其結構則一也東陽舊未有藏忽得此不啻拱璧先學士公實與見焉命謹藏之以遺子孫來者其勿褻哉

希蘧府君題朱澤民畫長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朱澤民山水圖長句真蹟有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崑山許翀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人詩翰

此其一也原博吳先生見而説之曰此在子卷不過三十之一無之不為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子何惜三十之一以為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諾告且曰為我作海月庵記即可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為贈上有空楮取是詩校之不爽分寸即禮于其上覩者不能辨其為二物也嗚呼千將鏌鋣千載離合世間此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為之憮然況為之子孫者乎軸頗舊不復裝飾

所以存故實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散失而二先生各題其傍以識其所從得云

書楊侍郎所藏沈啓南畫卷

沈啓南以詩畫名吳中其畫格率出詩意無描寫界畫之態畫家者流乃以分寸繩墨指而病之豈未知芭蕉爲雪中物耶亞卿楊公貫之得此卷於趙中美氏趙與沈有連當爲真筆近吳人所摹贗本充人事似此卷者葢少指彼而議此又可乎哉予不深於畫每愛啓南之

詩見其屋烏若無不可愛者故為一辨

書陳大參六嬉圖詩卷後

東坡三適山谷四休皆有詩適以處變休以養生事異辭殊然皆達人君子事也陳南山六嬉之作其擬諸此乎或謂嬉之言甚於休適非良士瞿瞿之義是不然善戲不虐君子所與張而不弛雖聖人有所不能且今所謂嬉者不過載酒濯纓振衣長嘯采芝放鶴以陶寫情志宣導沈鬱而不出乎名教之外嬉乎嬉乎吾不得而

訾也南山官郡倅治劇地紛輪鞅掌之餘乃託興丘壑寓情韋布與野夫林叟相唱和葢又以文為戲者也戲不以物而以文其為嬉也不尤善乎詩自有序論體裁者稱為善作予又推其義如此

跋存復先生遺墨

御史姑蘇朱天昭示予以其高祖存復先生澤民手書一卷葢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先生勝國名士世多得其畫而罕見其書虞邵庵謂其文為畫所掩書固

未暇論也今存復集刊本有大星記跋載予先提舉希蘧府君事予家亦有府君題先生遺墨予與朱氏雖稱通家可也石湖集世不傳浦陽吳清老嘗作月泉社為詩試實用春日田園雜興為題乃四時之一時東南名士盡在選中而拘於律體亦未有能出石湖之外者宜先生之重是詩也況天昭之於世澤有念祖修德之義又豈獨以詩而已哉予又聞天昭有睢陽五老圖真蹟遡是以往其世澤尤有甚遠者尚當於他日考之

題姚少師所書劉太保詩

元劉太保詩一絶國朝姚少師所書也劉姚俱隠于僧劉瑞州人名子聰號藏春居士改名秉忠佐世祖建號立國為國朝驅除今京都地是也姚蘇州人名道衍號逃虛老人洪武間以高僧徵事文廟潛邸參謀賛成大業其改名廣孝世傳以為御筆所定也兩翁雖遭際不同跡頗相類觀姚書劉作有契會之意焉程錦衣用明持以視予兩翁皆天下奇士其學予則不能知後有具

法眼者不知作何等觀也姑書此以俟

敬書雲陽集後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葢其所手録而永新俞千戶懋所刻也東陽省墓時俞氏已絶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録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則太僕少卿李公

貞伯所録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𦤎序隷字多闕無所
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謙來自蘇州以録本見遺因得
補其殘舛并以近所得于括蒼梁澤蘇州許翀者古詩
一絶句二及近時大夫士題識附焉近又見朱大逕文
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葢今第十卷所載後有
印曰不二心老人此平生所未聞者府君之志又於是
乎觀吾李氏子孫其敢忽諸

書碧落碑後

碧落碑石本吾子行所藏自云手補首行五字及十五葉一行之闕今觀補字非子行不能作也獨其跋語謂以籀文歸小篆為妙絶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葢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此帖數傳至陳刑部明之予嘗見此刻久不復識手臨二本輒為好事者取去數月後偶檢舊藏而得之則首行故在而其中乃缺三十餘字豈模搨先後互有異邪古刻寖不完此固可寶而子行之篆伯溫之隷與楊宗道之楷書宋潛溪之

題跋皆不可得已明之其永寶之

書耿氏家藏公牘後

禮部尚書青崖耿公以家藏公牘示予其一為其祖汝明公洪武初所給戶帖其一則山西鄉舉公據也公之先出鉅鹿徙居平定至公復給帖領舉為河南盧氏教諭永樂初卒于官宣德景泰間以其子清惠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成化間以孫貴加贈南京禮部尚書居盧氏者三世矣戶帖稱耿氏為儒籍葢因元之舊而然按

元史選舉志分天下為十等儒居其九君子於是知元祚之不長士當是時非大家世族而能以儒為籍不為他岐異術所汩又幸而不罹于坑焚之厄以待圖籍之收葢亦難矣及科舉法行公即以儒起家以啟其子孫再世為尚書者國朝不二三見清惠公之廣德重望雖登華陟要不愧為儒播在天下著之國史令青厓公為史官為祭酒為禮部世守清白為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矛然儒之道至元為極晦而在我朝為極昌觀于

是不獨見耿氏之興也且趙氏之間三年而已失之唐之告身或不再世而已為貿物之具今公方寶襲是帙與累朝誥命相表裏其所關亦大矣哉予又聞今歲禮部之火是帙在侍郎周公伯常廨舍卷歸而廨燼意其為神物訶護使永為家廟之寶非偶然也因併識之以示其後人

書米南宮真蹟後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益為節度李充顏作者

而令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為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訾蘇為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庵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

書溪山風雨圖後

右溪山風雨圖一卷無題識有私印曰容齋清玩官印

曰紹興省試總轄諸司印按宋洪邁號容齋在理宗初以奎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此卷有紹興人王棊題稱知府相公所藏意者為洪氏物又有皇姊圖書印馮子振詩奉大長公主命題子振吾長沙人號海粟又號怪怪道人令私印所篆者仕元為集賢待制所稱皇姊為元公主則此卷又為元外戚家物又有李氏珍藏印不審為何人令為庶子吴君原博所藏也嘗記容齋隨筆稱畫之妙者人必以為似真江山之妙者則又以為似畫

此世間常語今觀此圖凡溪山艸木人物器具皆風雨也論畫者殆將以為真乎使其固幻然歷二代數百年宋元之江山皆不能有而此圖方入盛世為大夫君子所藏幸觀物者不以真幻為輕重可也

書同聲後集後

方石以纂修命再入官所與倡和又若干什題曰後同聲集於是先生之聲益高而予之不可强而同者益遠矣然先生益不予鄙所以與之者甚厚是其所以同也

果有不係於聲者乎或者又以為言乃心之聲有不容以不同者則予不敢以不勉也先生拜國學之命將棄予而南葢將與愧齋同其聲集成幸以寄予予則為序以報之

書馬遠畫水卷後

右馬遠畫水十二幅狀態各不同中間江水尤竒絶出筆墨蹊徑外真坡老所謂活水也吾不識畫格直以書法斷之

書蒙翁所藏黄華老人真蹟後

右黄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蒙翁先生所藏翁及天全翁徐公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庭筠字子端號黄華舉進士官至翰林修撰書學宋米元章論者謂其胄次不在米下此詩已斷裂不能讀而字畫遒逸可玩蒙翁題五字筆意渾成天全併稱為得意信然而天全此書亦奇偉絶俗雖稱三絶可也其將南歸時蒙翁指此書謂曰子至姑蘇必見此翁其未至數日

而翁巳卒歸見蒙翁已卧病不能語嗚呼異代不足論二翁雖異尚殊見皆葢世人豪而亦不可作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書蒙翁所藏西南夷圖後

我蒙翁所藏松雪西南夷圖後所識子昂二字及碑目小字皆非松雪書葢臨本也卷中有潛溪頋庵兩先生詩後題百餘字亦我翁親筆故自可寳畫不必論也翁既没卷藏于從子坪後十有七年某乃獲見焉三復展

玩不知涕淚之交頤也

書林藻帖後

右唐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為饒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少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顔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況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百年而不失可謂難矣匏庵吳先生得而藏

之因為題其後云

書虞邵庵墨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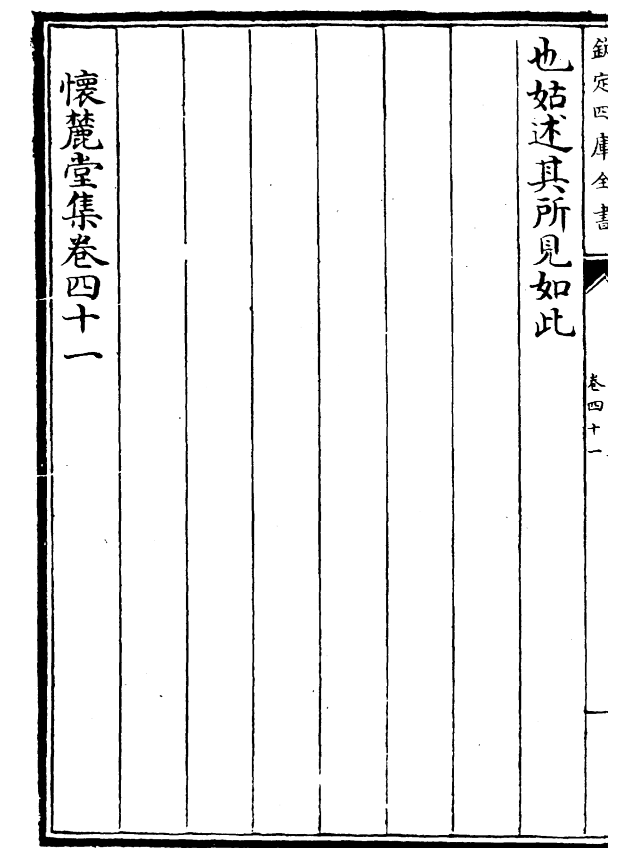
右虞邵庵先生八分擬峴臺記四字篆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十二字楷書記文一通詩跋各一首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殆兼有之此危太樸家物屢傳至左庶子吴君原博葢百四十年于今矣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文意高雅臺記出文定世所傳誦固不俟論而王荆公詩筆亦與近時俗學不同雖謂之

三絶可也原博博古能文且精書法其以予言為將無同乎卷尾有黄晉卿題名宋景濂陳衆仲吴師道跋語又出三絶之外詩所謂尚有典刑者竊有慨焉姑識卷末以俟後來君子

書岳陽樓圖詩後

江漢間多層樓傑閣而岳陽為最洪都之滕王西山在眺武昌之黄鶴漢陽川樹可俯而數也滄海吾不得而見之天下之大觀於此焉盡自唐以後數百年兹樓之

興廢屢矣予過岳時吳都憲輿璧吳太守行驗實修之
為簷三疊棟宇新構而階級不具未可登眺洞庭之波
濤浸乾坤浴日月含括萬象者第得之舟中顧望之餘
不能無憾比北歸聞樓成而雷火碎其上太守懼稍損
其高而重覆之今存者僅二疊然其雄偉固在也每觀
世所傳圖畫而不得再至其地未嘗不悵然感之河間
太守謝君道顯得此圖寓至京師學士大夫名能詩者
多賦其上予欲效之而情興荒落才力弗稱竟不能就



也姑述其所見如此

懷麓堂集卷四十一

懷麓堂集卷四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二

誄祭文

倪文僖公誄

成化己亥三月十八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倪公以疾卒天子悼念舊學特贈太子少保謚文僖遣使者諭祭

命有司治葬事嗚呼予小子昔在童稚嘗辱愛于公及與公子舜咨同舉進士在翰林稱後進獲贍下風奉餘論者二十餘年矣悲悼感慕宜不在諸大夫士後獨材力卑謭懼不足以振耀潛德而公固有無所待於予者乃竊據古義為辭以遺舜咨請歸以誄公誄曰嗚呼哀哉堪輿孕精山川效靈公出河汴乃生舊京奇材異表嶷然天成目掣流電氣吞長虹揚芬曜華為國之光頫宮育材翰苑登秀海鯨力翻天馬神驟經帷儲宮公

在左右規周矩旋義講仁究金縢玉凾刋舛除謬發為
文章水涌林茂羣芳畢求百貨争購北有大岳祠命肅
將旱禱丙雨天徵其祥其祥維何公子是名出使朝鮮
載揚載宣禮卻淫樂詩陳雅篇壯哉茲行遼海有編京
府選士文衡在公有勢若敵公當其鋒中堅如山不畏
擊撞姦屈不逞蘊為禍宗戎車北轅遷于上谷山林廟
堂七載來復載直詞垣載編實録巍巍南宫兩振華躅
春卿位正以長羣屬惟皇眷念老且彌篤公來告疾遂

反初服始亭中屯宜饗終福嗟彼蒼者胡奪之速嗚呼
哀哉公在朝廷如珪如璋天子之眷士林之望公在邊
夷為麟為鳳聲名風馳國體山重公在闕徼百險不回
可抑者身志則莫摧新亭有原公在𡨋漠神游氣行下
上寥廓江山流峙俯仰如昨九原莫歸逝者誰作嗚呼
哀哉公族既茂公子既賢秘書有歆太史有遷匪公肇
之孰開厥先諸生在門樸斲為才各適時用小桷大榱
匪公師之孰詔後來嗚呼哀哉玉軸丹書文犀繡麟寶

鏹金鋌醞美食珍賚賜駱繹罔非渥恩宫保贈秩文僖議謚工官治葬儀曹降祭維此備典孰謂常制生何憾言殁有餘責大運無端人生有涯金石何堅艸木何萎其亡其存非夭非耆公名則昌公澤亦施幽冥有知聞此誄辭嗚呼哀哉

祭朱文鳴文

君生丙辰我卯在丁我丱我丱君冠兩纓思樂泮水言趨其庭肩隨步徐我弟君兄壬午之歳館于老氏左圖

右書搜章摘字踈燈檠明茂竹窻翠狂歌其中此興誰制秋空踔飛遠翼雙厲我以無能先登進士屈蠖之伸較于一試翰林文字刑曹簿書我在散地君勞其軀城東之居地僻且孤狂奔疾馳僕隷怨呼過我輒入頭垂氣蘇曾不幾何愈瘁而枯我詠君詩鐵面高顴嬉笑鼓掌我刑汝圖此言雖戲實為君虞屋折其梁爾夢之符憂以告我我言其誣曾不幾辰君卧于廬五日一札十日一車我力不繼情親勢踈訃來告言此事有無憶君

之形蒼厓古栢憶君之行清冰苦蘗三年主事不給朝夕病根蔓纒負劵山積然猶弗足乃至此極天之生才百不得一有人如此何奪之疾我嗟吾曹滔滔不歸君其去矣孰使予悲我之疎頑視友如師君其去矣孰與予規君愛我文手不罷持銘雖不工我敢負之我病我目實勞所思張棺不舉范弔何遲子駕有日永從此辭平生之交在此一巵

代人祭文鳴文

峩冠方裾長揖廣趨在户倒屣出門俟車今我來斯蹇不下除深盃曲盤載笑載歡撫掌歌叫江懸海翻今我來斯不聞語言謂君生邪爰寢爰柩謂君死矣如左如右孰云非夭不盈四十孰云君貴不滿一秩三年抱病一旦而劇人之云亡天意誰識君有父母老懷寔驚妻號于房面垢首荆隻踊雙擗兒啼在庭有來賓親十舊五朋言薄其奠肉肥酒清君不來兮我哭吞聲

代人祭夏太常文

吳江之東廬山之峯衣冠所鍾如公之拔絶踔厲孤騰

乎其中垂髫接丱從師于難顛蹶頻撼瀕死而不散卒

離于窮春秋三傳舉子之冠蜚英踏俊遂上第于南宫

入翰苑之清峻班華直禁豁雲霧而開重瞳舊名曰祖

登日其上葢天下之為祖者皆識夫宸翰之蛟龍當是

時朝紳野服䰟生老宿林立而山簇者莫不後踵而先

容公居其側揮翰濡墨迅灑横擊不知意之所適也而

不失乎冠冕佩玉之風陳文東之楷法王孟端之墨竹

吴仲圭之泉石皆博取而兼工中書主事出陟入侍五朝四擢而卿九寺遂以是終青春臺閣白首丘壑人孰得以兼樂者而公亦自慶其遭逢風臺月渚禽魚竹樹下上回薄翺翔而容與不知歲月之春冬三子之似十有六女之婿安問疾視離拜而羅跪者或不識行次之毋崇山頹川逝不知老之將至也猿啼鶴唳走耆宿而號兒童昔人謂人生如夢利害何較如公者曾不滿夫一覺而況乎草木之與沙蟲吾嘗達觀于斯知造物者

之莫之為也而亦何憾乎公公乎公乎而今不可以作矣吾知涕淚之何從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嗚呼人有不易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為重物論有所藉而不虛愚嘗觀于古之人或不滿夫一歎及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欷歔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闕徼則山嶽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者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

與愚嘗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葢能誦古人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舉公之節槩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鸞鳳之為祥如是而後盡公之規模然公之直知者或以為僻公之儉不知者亦或以為汚豈愚識之末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殊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卻者屢矣及其見

也不知夏日之既晡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於聽盲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牆之託方以為終身幸别而復合者曾不過一再見之餘病不待于牀緜不越于野而窆不哭于墟愚於公之愛可以為辜矣公之文多既逸之藁公之門無可屬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彊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在此公亦有以鑒愚之

區區也邪

祭學士柯先生文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别天下之浮沈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隷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荆州者失矦封之貴見歐陽内翰者歎宫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

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綰鑰
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畧山静川澄氷清
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
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葢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
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為宜綵綸臺閣之選
人莫不以為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為重而憂
哀象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為遲遽謂公一蹶而至
于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

壊造物者不自以為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酹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蒙泉翁禫祭文

嗚呼痛哉公棄館舍三年于今日月既邁山高海深矯矯遺像遥遥德音吁嗟蒼天實勞我心嗚呼痛哉人各有能道義文辭下及書數工農卜醫有一於此我則宜師惟公德全左右矩規一旦而歿云胡不思嗚呼痛哉

惟人求師有取斯獲遐方僻壤窮野幽宧九原與歸曠世相發惟公我師恩則骨肉云胡不思一旦而殁嗚呼痛哉始公之亡摧腸裂肝往來倉皇莫知憂端痛定益痛于理則然我之思公以歲以年或過門牆或登几筵耳續遺事手披舊編浩氣旁塞幽懷永歎如泉斯堙如蔓斯延糾結沈鬱終焉罔宣嗚呼痛哉公門巍巍孰駟而出公廟奕奕孰尸其室孰傳公訓其簡秩秩孟春之日既禫而吉公主將祔使我心怵既酹我情亦薦我苾

我辭有窮此恨何極嗚呼痛哉尚饗

祭蕭文清文

疇昔之歲君來京師仲氏我友言通其私登君之堂朝

埧莫篪燕我樂我不我棄遺君歸于東病不自持訃來

告言將信將疑我懷若人心如渴饑嗚呼哀哉惟君起

家克幹克紀既構乃室亦婦厥子賔有几席祭有豆簋

惟仲作宦躋崇陟美光于前人以及伯氏亦有禄賜以

佐甘旨壽有歌頌病有藥餌胥成孔艱永訣何駃凡人

之情莫如兄弟孰合而生孰奪而死天之弗仁以至于此嗚呼哀哉君德既茂而志亦專而年壯彊而質樸堅宜昌而折疇不哀憐況彼同氣於人亦然我有芻酒以寫我虔道遠莫致空言是傳庶幾有知以慰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都督士英墓文

嗚呼哀哉公胡為乎來哉佳城蓊鬱不如堂宇之閎富翁仲森嚴不如騶隷之趨走胡厭綺繡之華而委身乎

飡椰飫膏粱之美而鍾情乎籩豆是將孰豐其前而又孰閼其後也公德之容兮玉質金相公澤于家兮山高水長胡爵不及五等而止年不過三紀而亡將嘉木異艸風雨易乎中戕或奇物秘寶雷電為之下將是宜其始為人間之威而終必還造化之藏也而又何傷乎公身不死家有令子公業不淪家有能臣吾將幽以洩其鬱而明以慰其神歎宿昔之無由而斯言之莫我聞也噫訖使予過公之墟弔公之墓而寄悲思於荒間之濱

也邪

祭劉姥楊氏文

姥有令女寡于潘門生子而孤實維外孫曾不幾時寡死孤存天屬潘祀于姥之身保抱鞠育曰惟姥恩孤既壯大有行與文有屋以居潘祀再敦姥家既喪而子亦貧孤實奉姥載晨載昏婦執紉爨兒嬉女忻一閫之外孰非塗人姥老而病我呻我顰棄我而逝天胡弗仁孤報姥德志鬱不伸姥不待孤而況吾親我曹通家如弟

如昆弔而不傷古義則云今日之弔實傷我神既奠我
旨亦薦我芬有孤在旁孰謂弗聞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張亨父文

嗚呼天乎既喪敷五胡又奪我亨父也是胡生之之艱
而奪之之屢也謂天生之何轗軻困頓視其死而不捄
謂天奪之抑又孰從而予也嗚呼亨父行足以絶俗才
足以空羣抉六義之竒秘抽百氏之紛紜當其怵心劌
目出鬼入神傲睨一世前無古人葢縱之可以轢唐及

漢而畀之猶足以掃元季之遺塵也世豈易得如君者哉嗚呼亭父方其始仕也神采逸發而憂患摧其勢志氣堅勁而疾疢纒其體七年而始拜十有七年而一徙職編纂而功不施乎館局班侍從而名不徹乎旒扆人方惜君之淹而詎意哭君之死也嗚呼亭父我等與子同登薦書而官同曹而志同趨朝與行遊夕讌與嬉其言嘻嘻其意于于其離而合也吾方以為暮及其合而離也寧不假我乎須臾甲申之選在翰林為獨盛十有

一人者乃喪其二矣又孰為之乘除也邪嗚呼亭父昔在京師僦屋以居辛勤拮据以有此屋廬昔在壯齓孑然一軀載繼而昏以有此二雛奈何居未暖而鬻兒未齓而孤賀者未還而弔者已入其閭矣嗚呼亭父惟物之生類百其殊孰歉孰盈何黠何愚君之官階甲第視敷五為未足引而續之則已有餘矣君而有知固可以少慰亦孰使予流涕慟哭太息而欷歔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彭民望文

嗚呼老葵而止于斯生無以為存而死無以為歸有禄也而家不得以為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為棲君於此時雖欲為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為也然則學何為而博詩何為而奇舉何憑而捷聞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靳而不施邪嗟令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骨肉然而濟難銘死吾不如孔易致賻啟殯吾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玉

妻嫠居于家而吾不能贍子游學于外而吾不能淑乃徒絮酒為儀悲歌當哭挂徐劍而傷心返橋車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慰乎僕也我堂子居我陌子遊魂乎來乎其在故丘山川悠悠道阻且修爾孤之還宛乎吾送子之輌也數千里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誄之也邪

祭謝生興仁文

嗚呼謝生而止是邪何生之難而死之易邪昔汝少時

從父于官卓汝頭角長汝羽翰飫汝以經史飾汝以衣冠學與歳而俱增習與性而相安其生也可以為難矣及夫病不浹一旬年不踰二紀標梅之咏徒興鳴鹿之歌將起趨庭之訓未終屬纊之言在耳遂使功名之軌半道而還顯揚之心飲恨而死其死之易也一至此邪嗚呼汝祖之孝汝父之賢業則必傳慶則有延謂宜在汝而又弗綿木方植而已蠹田欲秀而無年吾曹在父稱執於輩則先感聚散於今昔之頃寄悲歡於存殁之

間緘辭致奠于數千里之外葢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士常文

嗚呼哀哉荒郊多風陰埃蔽空君來自南倏何匆匆君本北人畏暑如烘抵觸歊霧匪有厥躬寧不憚寒冒此隆冬有知無知幽明孰通嗚呼哀哉車行張供薄餞茲土由春歷秋長路伊阻靈輀後載飛旐前舉溘焉相逢寂寞我覩古亦有言人生逆旅中有不齊存亡出處幽

懷鬱鬱哽咽誰語嗚呼哀哉蒙泉翁門有士如雲我識君賢逸莫與羣媚聯交通我弟君昆維月之夕與風之晨燕我會我倡和並陳揚搉時務討論典墳箴我礪我匪惟昵親十有餘年獨往孤存嗚呼哀哉君本能文謂我亦頗連篇累牘不厭為彩我銘君墓莫知其可掇君鉅行遺厥細瑣我不君諛君寧愧我搞毫未成有淚交墮嗚呼哀哉君配再娶煢煢孰依有子三人呱呱北歸兄號于庭弟泣于岐復有羣從載攀載隨我非塗人寧

不君悲君没何鄉君歸幾時豈謂兹辰酹此一卮闕山
邈矣歲月如馳執紼而送永從此辭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陸鼎儀文

嗚呼昔者識君于二百五十人何其壯也振響乎文藝
之塲蜚英乎霄漢之上抱國史之多才為詞林之宗匠
固已揚一時之光而負天下之望也既而再徙官秩三
歸故廬徊翔容與于宦籍者二十年餘際龍飛之新運
騁驥足於亨衢邇絲綸之密地陳啟沃之嘉謨而疾疢

嬰其志意造化斂其形軀當宁臨軒而嗟悼士林掩涕而欷歔是其關氣數之升降與家國之盈虛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君之學兮文華道根嗟君之志兮山陵海吞蓋將仰視古人為必可企及而俯念斯世之同羣彼夢想之莫遂徒聲名之與存此天下之所共惜也而況乎同年之誼異姓之親吾方睇滄洲之落景問吉水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嘆斯人之共淪蹇𦐇束之無由而茲言之莫我聞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原已院判文

嗚呼菊田何識予之晩而别我之遄衣冠之會風月之壇幾日幾年而遽至於斯也病不唁於堂喪不弔于次而葬不送于阡存歿之恨吾曹且然而況衰顔白顛生朋死憐孰繼身後孰娱目前今日之事哀胡可言孰予之才弗使其延弗永其傳吾將先以致吾憾而後以詰乎天嗚呼菊田尚饗

祭樸翁先生黎公文

嗚呼昔奉先君之命撰杖屨以從公也導我幼穉開我晦蒙誘我以力學教我以固窮糓我以三飯乘我以一驂此誠父子之愛而猶得見長厚之風也厠官翰林復為公徒示我以廉角造我以範模謂形迹不可以不慎而富貴不可以力圖葢於撫事酬物雖不能盡得其妙而尚可以彷彿其粗也南都之行吾曹孰依三年易邁再見無期睹筆札之遺誤知年力之既衰恨湯藥之不親悵車塵之莫追知幾勇退固君子之所有事而瞻望

感慕久而不能舍者則後生之於前輩學者之於師此公之去如龍翔鳳翥而不可縶公之沒如山頹木壞而不復支登公之堂弔公之子就位而慟哭遡風而長號者亦豈足以盡區區之私也哉

祭李都憲母文

嗚呼恭人其賢乎葢自後天以來身奉巾櫛以周旋也江洛之行以歲以年治家有儀教子有編詩書之聲不絶于耳綺縠之物不至于前及夫棘寺之錫烏臺之命

鸞飛鳳翥蔚乎其相宣也人以為勤儉所致如屋之於構穫之於田殆將收晩景於桑榆酬往勩於朱鉛雖八袠之壽已多而猶有遺憾於天也疇昔之歲辭頌以恭祝者亦孰知為弔哭之地在瞬息之間乎故或朝籍相通或里巷相連於令子者皆不能不為之愴然也恭人其賢乎嗚呼哀哉

祭黎夫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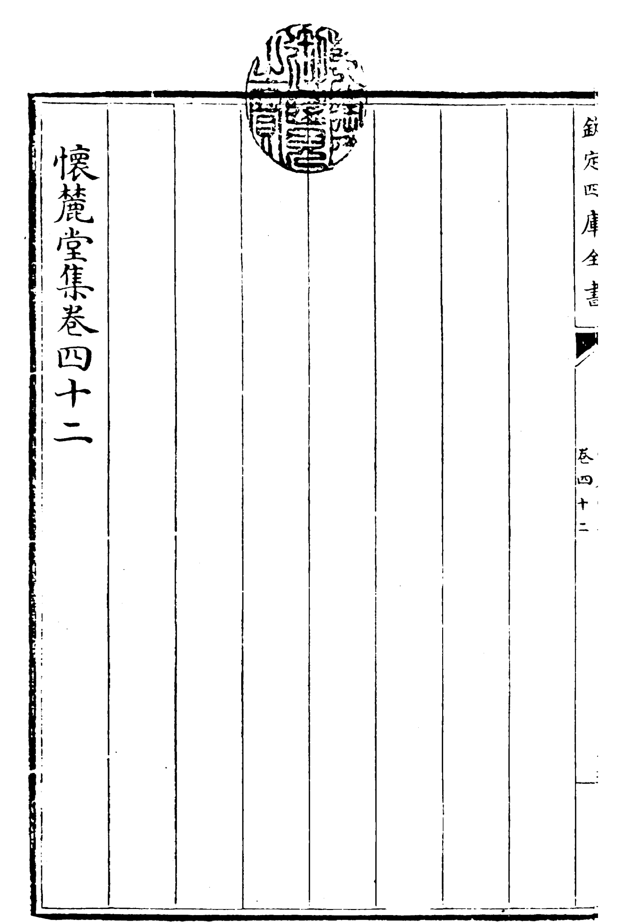
昔在髫丱我遊黎門樸翁我師與父同恩誨我迪我我

饗我殘有饋在中曰惟夫人翁載朝籍我追後塵二十
年餘我子翁孫我壯失怙衰絰在身翁來京師弔我實
勤翁歸幾時內訃是聞翁子至止彼酸我辛二年不弔
於禮則云我則骨肉豈惟戚欣翁子南邁爾亦逝也何
爾父之厚德而天弗之庇也有是哉予言之而不能既
也嗚呼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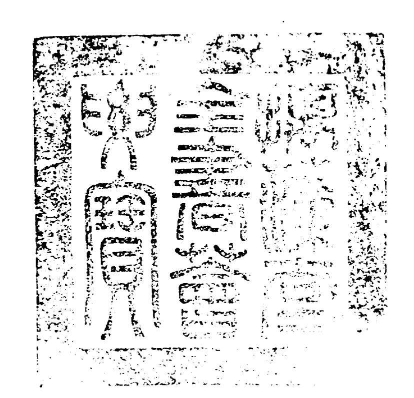
同年祭吳汝賢文

丁未之歲君去南邦官為大夫手握印章二紀之詘一

日之昌曾不踰年君病在床孰使訃我使我涕滂緬憶
疇曩載鶵載翔中更事端聚散存亡吾曹三哀彭陸及
張君實繼此云胡弗傷君壽非夭君肩亦長何以弔君
君有高堂養則弗終豈無顯揚國有譽望代有文章欲
以慰君君魂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懷麓堂集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